

从可及性看俄语语篇中的零形回指

肖圣芹

(上海外国语大学 俄语系, 上海 200083)

摘要:零形回指是语篇中一种常见的指示现象,是语篇的一种重要衔接手段。零形回指涉及句法、语义、语用、认知等语言描写层面,其中零形回指的界定、分类等相关问题一直没有系统性的研究。以《Я есть, ты есть, он есть》语篇为例,将可及性理论与俄语语篇结合,从可及性理论和认知推理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着重分析俄语语篇零形回指现象以及影响俄语零形回指确认的因素。通过例证发现,在俄语语篇中零形式的回指语具有最高程度的可及性。

关键词:零形回指;先行语;回指语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1-0157-03

1 零形回指的定义

话语内部照应关系的组成有下列表现形式:照应对象(анафор)和先行词(антецедент)^[1]。前者指照应形式在本话语中所指称的事物,它又被称作“替代词”(субститут);而后者是指在本话语的上下文中出现并照应对象指称相同的事物,照应语是指被赋予照应功能的语言表达式,主要包括反身代词、其他代词、名词短语、零形式、动词短语等。先行语和照应语之间的语义关系,称为照应关系(анафор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是一种单向的语义参照关系^[2]。此时的照应又被称为“回指”(或前指、复指),如果在下文出现,那么它就称作“反指”(或后指)(катафора)^[1]。这里的照应即我们说的回指现象,“前指”是先行语,“反指”是回指语。

所谓 анафора,是语言表达式被说话人使用时体现出来的功能,或称性质,指语言表达式可以用于代替(回指)前文出现过的语言表达式,二者中先出现的语言表达式称为先行语(антецедент),用于替代的语言表达式称为回指语(анафоры)。换句话说,在语言表达中,人们往往会用一种语言表达形式来指代上文中出现过的语言表达形式,该现象即为回指。一般被指代的语言表达形式称为先行语(antecedent, антецедент),而表示指代的表达形式称为回指语(aphor, анафор)。

俄罗斯语言学家 Падучева Е. В. 论述了俄语里零形回指的表现,称之为“零形替代”(нулевой заместитель)^[3]。Падучева Е. В. 认为,句子成分的省略所造成的空缺不是语义上的空白,而只是以一种“零形式”来“替代”了,并且指出,零形替代的先行词应不带句重音。

例 1a: Я взял зонтик Ильи ↑ Григорьевича и шляпу ↓ ∅₁.

例 1b: Я взял зонтик Ильи Григорьевича ↑ и шляпу ↓.

上面两个例句因为句重音位置的不同,含义也不同,分别为:1a 可解释为:Я взял зонтик Ильи Григорьевича и его же шляпу. 而对 1b 的释义则没有“его”,类似于下面的例子:

例 2a: Стихи ↑ Ивана прекрасней чем музыка ↓ ∅₁.

例 2b: Стихи Ивана ↑ прекрасней чем музыка ↓.

对于要求确定自己的先行语,是为证明副动词的内在主体:在副动词结构中主语应该置于句首,试比较: *Использував сво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победы в финальном матче добился Петров.^①

Бульгина Т. В 和 Шмелёв А. Д 则针对以下例句中的俄语的零形回指谈了自己看法: Два дня Иван не находил себе места. ∅ Пробовал пить, но ещё хуже стало—противно. ∅ Бросил на третий день ∅ сел писать письмо в районную газету. 他们认为,这里主语的空缺是第三人称代词省略转换的结果,它们应该与“真正的”零成分——第三人称不定代词区分开来,这些不定代词是独立的词位而不是转换的结果^[4]。可见真正的零成分是第三人称不定代词,是由不定代词指代的语义内容不确定引起的,指代的是未具体化的事物、性质或数量,语义上的不确定引起的语义空白,是真正的零,与零形回指在形式上的零有所区别。

崔卫认为,零形回指(нулевая анафора)是话语结构中一类较为特殊的指称形式^[1]。将零形回指这一语言现象置于话语结构中进行研究,从语言体裁上来讲,主要研究口语中的零形回指。

综上所述,本文对零形回指的定义是:所谓零形回

收稿日期:2013-09-09

作者简介:肖圣芹(1985-),女,山东青岛人,博士生,主要从事俄语语言学研究。

① 带*为表达不正确的句子。

指,指的是前文出现的所指内容,后文再次被提及,没有以实在的语法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零”的形式代替(本文以 \emptyset 来表示),并不影响语篇的连贯性和整体性。

俄语中的零形回指现象不如汉语凸显,因为俄语的动词变位形式仍然具有人称范畴,这也与符号的不对称二元性有关,即人称范畴的表达需要人称和动词变位同时表达,这样一来,在遇到零形式回指语的时候,动词形式就可以为零形式的回指语提示更多的信息。当然,这只是零形回指中的一种情况,还有些其他情况下零形式回指现象不能以动词的变化为回指语的确证标准。

2 可及性理论

2.1 可及性理论的含义

可及性理论(теория доступности)规定,不同的指称词语在特定语境中对所指物的相对可及程度,可在一连续体上按顺序排列,可及程度与对指代信息处理时所费去的心力成反比关系,即可及性越高的词语在语用中耗费的心力越低。我们借此来描写零形回指的确证规律^[5]。

可及性(accessibility, доступность)是一个从心理学中借用过来的心理学概念,通常是指一个人在说话时,从大脑记忆系统中提取一个语言或记忆单位的便捷或难易程度,因而又可称为便捷度。

Ariel 在提到可及性时,大致做了如下分类:

(1)可及性就是概念实体在记忆中被激活的程度。可及性的高低与概念实体在记忆中的状态是对应的,在记忆中,概念实体可能是极其显著的,处于很高的激活状态;或者相反,是未被激活或活跃度已经淡化了的^[6]。

(2)可及性就是先行概念被提取的难度。换句话说,发话者向他的听话者发出信号,告诉他提取的容易度或省力度。因此,不同类型的指称语为搜寻先行概念提供不同的指令。可以这样说,它们就像不同的价格标签,标明了提取对象实体所需要耗费的气力(或代价)^[6]。

(3)可及性就是交际者对对象实体的熟悉度。也就是说话者在谈到某个对象的时候,所谈事物会存在时间上的排序,可能是距离说话时很远、较远或较近这样一个在大脑记忆中存在时间先后的问题,所以在谈论到这个所指事物的时候,就是一个在回忆的过程,随着距离说话时间的远近,就产生了熟悉程度的高低。

Ariel 最初认为,专有名词和确定性描述用于指称百科语境中的某个实体,指示语用于指称物理语境中的某个实体,而代词和零形式代词则用于指称语言语境中的某个实体。但这种指称词语和语境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为不仅某一个指称词语可以指向任何一种语境,而且能同时和一种以上的语境发生联系。物理语境或语言环境一旦生成后,往往马上在人的大脑中结构化了。这样,原来的具体物理语境或语言语境因素,就变成了概念化或图式化的知识结构状态。以后再出现某种具体场合的时候,或者再提到某种具体情景的时候,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激活头脑中的相关的知识结构,寻找相关的心理实体,就会想到在该场合中可能用到的语言表达。与之同理,只要一听到或读到某种语言表达,也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与这种语言表达有关的具体场合。因此,理解某一指称的所指对象往往是百科知识语境、物理语境和语言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可见,指称词语所指称的对象不论是在哪种语境中,都是百科知识语境中的心理实体,是某个物理实体或语言抽象概念的心理表征。这种心理表征是真实世界中的实体在大脑知识中的对应体,即外界信息在头脑中经过概念化后的呈现方式^[7]。在现实世界里,一些事件、经验、概念、信息通过直接的感知(亲身体验)或间接的感知(媒介知识)进入人的大脑后,便以图式知识和情景模型等知识结构形式存入人的长期记忆中。这些知识结构就是真实世界的心理对应物或心理实体,或称之为心理表征。也就是说,此时我们真正的表达不再是真实世界,而是大脑里的真实世界的心理表征。所以说,某个指称词语的所指对象就不再是具体语境中的一个物理实体,而是大脑中的一个心理实体,对指称词语的理解不再仅仅依赖具体语境,而是依靠心理语境的再现。

对语言使用者来说,物理语境和语言环境变得不再重要,它们只是起了一个激活长期记忆的图式知识和情景模型以及检验相关的心理实体的作用,因此,Ariel (1990)不再把指称词语的理解同语境的种类直接联系起来,而是转向心理语境,转向心理语境(或认知语境)的可及程度,即大脑记忆结构中的知识单位的可及性。

2.2 可及性理论的影响因素

影响心理语境可及性的三个因素为信息量大、语义严谨、较少歧义。语言未削弱,材料量多的指称词语往往可及性低。低可及性往往意味着该指称对象在语境中的凸显性(salience)不强。相对于零形式回指语,代词属于低可及性标示语;而相对于代词回指语,名词回指语具有更低的可及性。名词回指语的使用表明它的指称对象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意识中具有最不凸显的程度;代词的使用表明它的指称对象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意识中相对凸显,代词的指称对象的凸显程度要弱于零形式回指语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的意识中的凸显程度,名词回指语相较于代词和零形式回指语的使用,凸显程度最低。尤其是在该指称对象就出现在讲话现场或者很容易被察觉到的时候。这可以用所谓的“舞台隐喻”来形象化表述:指称词语或回指词语的语言量用得越多,意味着把更多的概念材料放到台后或不出现在言语中,用了零成分,则意味着对所指物的全主观见解和高可及性^[5]。

例3: Каждая семья имеет свои традиции, ибо человек без традиций голый. Равно как и общество. Общество, порвавшее с традициями, обрубаёт якорную цепь, и его корабль болтается по воле волн или ещё по чьей – то воле.

В традиции Олега и Анны входило звони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на работу, отмечаться во времени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Ты есть, я есть. И ничего не страшно: н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катаклизмы, ни личные враги. Ты есть, я есть. Мы есть».

В традиции θ_1 входило откры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у дверь, встречать у порога, как преданная собака. θ_2 Выражать радость, махать хвостом. Потом \emptyset вести на кухню и θ_3 ставить под нос миску с божественными запахами.

И сегодня Олег позвонил в обычное время. Анна заторопилась, но на пути возникла Ирочка.

不同形式的指称词语起着不同程度的指示作用,也就表明意识中的指称对象具有不同程度的可获取性(re-

trievability)。换句话说,确认该回指语的指称对象所要付出的努力是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该回指语的激活(activation),即我们所说的可及性。所用的指称词语的可及性越高,其指称对象就越容易被获取。本文认为,从可及性理论角度,对指称词语的形式和指称词语在听话人意识中的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作如下说明:说话人对于受话人所采用的具体的可及程度是决定指称词语形式的最关键的标准。

例3中共三处零形回指现象。其中的“традиций”在第二次出现,作为指称词语时,是以名词形式出现的,“традиции”第一次出现时,是作为话题被引入,起的是统摄下文的作用,作者的意图在于使读者大脑中建立一个关于“традиции”的印象,这是该词第一次出现在读者意识中,第二次出现时用的是名词回指语的形式,表明“традиции”这个实体在读者心理中的凸显程度还不高;接下来作者又引入了一个新的实体“общество”,同理,在第二次提到该实体的时候,作者依旧使用的是名词回指语的形式,表明其可及性不高,在第三次提到该实体的时候,作者使用了代词“его”,这是该实体第三次出现于读者面前,读者的心中关于这个实体有了一定的心理表征,代词回指语表明了该实体是储存在读者短时记忆中的,具有较高程度的可及性;第三段中出现的第一处零形式回指语,属于零形式定语,根据前一段中出现的定语“Олега и Анны”,我们知道这是“安娜家的传统”,并且第二段中关于“安娜家的传统”作了较为详细的讲述,使读者心目中对“安娜家的传统”了解得比较细致、清楚,在读者心中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和深刻的心理表征,所以在接下来继续谈论“安娜家的传统”时,作者使用了最高程度可及性的零形式回指语,表明所谈论的实体是储存在读者短时记忆中的,印象深刻,提取起来比较容易,具有最高程度的可及性。

3 可及性理论与俄语零形回指

从意义上讲,代词、零形式的代词比较单薄,但它们的使用也可以在可及性理论这个模型中得到说明,我们认为,由于代词和零形代词不像实义词那样与周围概念具有丰富的概念性联系,所以它们在用于提取的时候,就应该以激活程度为标准。Ariel说:当被用于在记忆中提取的时候,这些信号必然以“活跃度”为标准,因为它们根本就缺乏其他意义比较丰满的指称语的实义提取路径^[6]。

例4: Анна бросила трубку. θ_1 Метнулась к двери. Открыла θ_2 .

Сбылось и первое θ_3 , и второе θ_4 . И женщина, и пьяный.

Правда, θ_5 живой. θ_6 Улыбается. Рядом — блондинка. Красивая. Анне было не до неё, глянула краем глаза, но даже краем заметила — красавица. Можно запускать θ_7 на конкурс красоты.

例4中共七处零形回指现象。用可及性理论来分析,其中零形式所回指的内容都是在大脑中处于短期记忆中的心理表征,位于三个语境中的言语语境,其中第一处零形式是承前回指的主语“Анна”;第二三处零形式是下面要所说的零形式被修饰语,回指的是前面安娜的两个猜想,第四和第五处零形式回指内容的确定则要根据后面内容的提示,从“旁边是金发女郎”的内容来看,逻辑

关系上应该是儿子和金发女郎在一起,否则根据“улыбается”是不能判断出所指的具体内容的;最后一处零形式回指的内容根据“可以去参加选美比赛”来看,只能是金发女郎,这些被回指的内容都处于言语语境的位置,都是短期记忆中的,所以都可以用零形式来回指。

例5: Первое время θ_1 жили вместе. Свекрова мощно метала своё тело то туда, то сюда, из комнаты в кухню и обратно; θ_2 Ставила тарелки, θ_3 выносила тарелки. θ_4 Выражала какие-то свои мысли, которые вполне θ_5 могла держать при себе. От этого ничего бы не изменилось.

例5中共五处零形回指现象,除了第一处所回指的是“他们”,其余所回指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婆婆”,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来说,这种对同一事物的具体形象的塑造,展示人物性格的时候,因为所论述的主体是已定的,在可及性理论的框架下,零形式的回指语具有高可及性,提取最容易。

例6: Анна прошла на кухню. θ_1 Налила тарелку борща. Борщ она варила потрясающий: овощи тушила отдельно. Потом θ_2 заливала бульоном. θ_3 Выжимала целый лимон и головку чеснока.

例6中的三处零形回指现象同样也是回指的同一对象,同样是在非对话的形式下,对单个人物具体动作的描写。零形式主语的回指现象出现的情况比较多,根据可及性理论中零形式回指语的高可及性,这些零形式没有很大的信息量,从形式上看甚至是没有信息量,语义不够严谨,材料量也不多,所以可及性反而很高了,因为对应于大脑短期记忆中的心理实体,先行语的提取程度比较容易。

4 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可及性理论与俄语语篇零形回指的关系,证实了可及性理论在俄语语篇中存在的合理性,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对俄语语篇中的零形回指进行确认。语言学中的某种语言现象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和其他学科有交集的,在可及性理论的基础上,从认知推理的角度对零形回指进行了分析,通过例证发现,在俄语语篇中零形式的回指语具有最高程度的可及性。但还未能将这种可及性与符号编码建立一种必然、有规律的联系,这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崔卫. 俄汉语零形回指之比较[J]. 中国俄语教学, 1998(2): 2-5.
- [2] 黄东晶. 俄汉代词指示语对比研究[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1.
- [3] Падучева Е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M]. Наука, 1985.
- [4] Ярцева В Н. Контрас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M]. М: Наука, 1981.
- [5] 熊学亮. 语言使用中的推理[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6] Ariel. Accessing Noun - phrase Antecedents[M]. World Pub. Corp, 1990.
- [7] 熊学亮. 英汉前指现象对比[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